

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奥尔罕·帕慕克自传性作品

İstanbul



HATIRALAR VE ŞEHİR

伊斯坦布尔

一座城市的记忆

Orhan Pamuk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 何佩桦 译

伊斯坦布尔

一座城市的记忆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何佩桦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 (土) 帕慕克 (Pamuk, O.) 著；何佩桦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书名原文：Istanbul: Hatıralar ve Şehir
ISBN 978-7-208-06822-3

I. 伊... II. ①帕... ②何... III. 长篇小说—土耳其—现代
IV. I3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4164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刘志凌
封面设计 陆智昌



世纪文景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土] 奥尔罕·帕慕克 著

何佩桦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张 数	11.25
插 页	2
字 数	258,000
版 次	200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6822-3/I·374
定 价	29.00 元

献给

我的父亲冈杜兹·帕慕克
(Gündüz Pamuk, 1925—2002)

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阿麦特·拉西姆

istanbul: Hatıralar ve Şehir by Orhan Pamuk

Copyright © Yapi Kredi Kültür Sanat Yayıncılık a. S. ,2003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 Ltd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and Bardon Chinese-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马可孛罗文化事业部授权使用

目 录

- 01 奥尔罕的分身 1
- 02 幽暗博物馆内的照片 8
- 03 我 16
- 04 帕夏宅邸的拆毁 23
- 05 黑白影像 30
- 06 勘探博斯普鲁斯 42
- 07 梅林的博斯普鲁斯 57
- 08 母亲、父亲和各种消失的事物 73
- 09 另一栋房子：奇哈格 79
- 10 “呼愁” 86
- 11 四位孤独忧伤的作家 103
- 12 我的祖母 111
- 13 欢乐单调的学校生活 116
- 14 痰吐止禁 123
- 15 拉西姆与都市专栏作家 127
- 16 不要张着嘴巴走在街上 133
- 17 绘画之乐 142
- 18 科丘搜集的史实与奇事 146

- 19 土耳其化的君士坦丁堡 164
- 20 宗教 170
- 21 富人 180
- 22 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 190
- 23 奈瓦尔在伊斯坦布尔 207
- 24 戈蒂耶忧伤地走过贫困城区 212
- 25 西方人的眼光 222
- 26 废墟的“呼愁” 233
- 27 美丽如画的偏远邻里 241
- 28 画伊斯坦布尔 251
- 29 画画和家庭幸福 258
- 30 博斯普鲁斯海上船只冒出的烟 263
- 31 福楼拜于伊斯坦布尔 269
- 32 兄弟之争 277
- 33 外侨学校的外国人 285
- 34 所谓不快乐，就是讨厌自己和自己的城市 299
- 35 初恋 307
- 36 金角湾的船 323
- 37 与母亲的对话 336

关于照片 350

01 奥尔罕的分身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我记不得这想法是从哪儿来或怎么来的。肯定是来自错综复杂的谣传、误解、幻想和恐惧当中。然而从我能记忆以来，我对自己的幽灵分身所怀有的感觉就很明确。

我五岁的时候被送到另一栋房子住一小段时间。那时我父母几番波折的分居结束，两人安排在巴黎见面，大家决定让哥哥和我待在伊斯坦布尔，分住不同地区。我哥哥跟祖母住在位于尼尚坦石（Nişantaşı）的家族聚居的帕慕克公寓。我则被送往奇哈格（Cihangir）的姑妈家。在这户善待我的人家中，墙上挂有一幅儿童相片。姑





妈或姑父有时会指着他，笑着对我说：“看！那是你呢。”

镶在白色小框里的那个可爱的大眼男孩看起来确有几分像我。他甚至戴着偶尔戴的软帽。我知道我不是相片中的男孩（那是某人从欧洲带回来的一张廉价的“可爱孩童”相片），然而我不断问自己——这是不是住在另一栋房子里的奥尔罕？

当然，那时的我也住在另一栋房子里，仿佛我必须搬来这里才能见到我的孪生兄弟，但因为我一心一意只想回我真正的家，因此没兴趣



结识他。每回被姑妈和姑父逗着说是相片里的男孩时，我就更加明了一件事：我对自己、家、相片以及跟我相像的相片、看起来像我的男孩以及另一栋房子的种种想法都交织在一起，使我越发渴望返家，有家人围绕身边。

过不久，我的愿望成真。但住在伊斯坦布尔某个地方，另一栋房子里的另一个奥尔罕的幽魂从未离我而去。在整个童年以及大半的青春期，他始终缠绕在我内心深处。冬夜走过城里的街道时，我总会透

过浅橙色的灯火凝望别的人家，幻想和乐的家庭过着和乐的生活。而后我想到另一个奥尔罕可能住在其中一户人家，便不寒而栗。随着我逐渐长大，幽魂成为幻想，而幻想成为反复出现的噩梦。在某些梦里，我问候这位奥尔罕——总是在另一栋房子里——的方式总是惊恐的尖叫；在别的梦里，我俩在可怕无情的沉寂中逼视彼此。之后，在睡梦间飘进飘出的同时，我越发猛烈地抓牢我的枕头、我的家、我的街道、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每当我不快乐，便想像去另一栋房子、另一个生活、另一个奥尔罕的居处，而终究我总会说服自己或许我就是他，乐趣无穷地想像他是多么幸福，其乐趣一度使我觉得无须到另一个想像中的城区寻找另一栋房子。

这里，我们谈到问题的核心：我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没离开过童年时代的房屋、街道和邻里。虽然我住过别的城区，但五十年后，我发现自己回到帕慕克公寓，我最早的相片在这儿拍摄，也是母亲最早抱着我看世界的地方。我知道这样的坚持得归功于我那假想中



的朋友，以及我从我们之间的联系中所获得的慰藉。但是我们活在一个由大规模迁移和具有生产力的移民所定义的时代，因此我有时很难说明我不但待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待在同一座楼房的原因。母亲的悲叹又回到耳际：“你怎么不出去待一阵子，你怎么不试试换个环境，去旅行……”

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像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像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福楼拜在我出生前一百零二年造访伊斯坦布尔，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触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预言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我们一生当中至少都有一次反思，带领我们检视自己出生的环境。我们何以在特定的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这一角？我们出生的家庭，人生签牌分派给我们的国家和城市——都期待我们的爱，最终，我们的确打从心底爱她们——但或许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人生？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财富若是关键，那我的确可算是有幸生在富裕人家：当时这城市正处于最衰落期（虽然某些人有法子证明事实相反）。基本上，我不愿抱怨，我接受

我出生的城市犹如接受我的身体（虽然我宁可更英俊，体格更健美）和性别（即使我依然天真地问自己，假使我生为女人，情况会不会更好）。这是我的命运，争论毫无意义。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命运……

我生于1952年6月7日深夜，在莫鞅（Moda）的一家私人小医院。听说那晚医院的走廊安详平和，世界亦然。除了斯特隆波里火山在两天前突然喷发岩浆和灰烬之外，地球上似乎没发生什么事。报纸上刊载的尽是小新闻——土耳其军队在韩国作战的几则相关报道，美国人散布的若干谣言，引发对朝鲜可能使用生化武器的恐惧。在我出生前几天，母亲正热切地阅读一则本地报道：两天前，孔亚（Konya）学生中心的管家和“英勇的”住宿生们看见一个戴恐怖面罩的男人企图由浴室窗户潜入兰加（Langa）的一户人家。他们追他过街，来到一个堆木场时，顽强的罪犯在咒骂警察后自杀身亡。某干货商认出死者是前一年在光天化日下闯入他店里持枪抢劫的歹徒。当母亲阅读这则戏剧性事件的最新进展时，房间里只有她一人，多年后她悔恨交加地回忆道。父亲带她入院后变得心神不定，而当母亲的分娩没有进展时，他便出去见朋友了。在产房陪她的人只有姨妈，姨妈半夜三更设法翻过医院篱墙而入。母亲第一眼见到我时，发现我比哥哥出生时瘦弱。

我很想加上“我听说”。土耳其语当中有个特殊时态，让我们得以把传言和亲眼看见的东西区分开来。我们在讲述梦境、神话或我们无法目睹的往事时使用这个时态。此种区分方便我们“忆起”我们最早的人生经验、我们的摇篮、我们的婴儿车、我们的第一次学步，听父母讲述的故事，我们就像听他人的奇闻轶事般津津有味。这种甜美的感觉犹如在梦中看见自己，但我们却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旦深印脑海，他人对我们的往事所作的陈述到头来竟比我们本身的回忆重要。而正如从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生活，我们也让他人决定我们对所

居城市的了解。

有时我把他人对我和我的城市所作的陈述当做自己的故事，那些时候我总忍不住要说：“很久很久以前我画画。听说我生在伊斯坦布尔，是个颇有好奇心的孩子。后来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似乎莫名其妙地写起了小说。”我本想这么写我的一生——仿佛我的人生发生在他人身上，仿佛人生即梦，梦中的我感觉自己声音消逝，意志恍惚无法自持。虽然优美，我却认为叙事语言并不可靠，因为我没法相信第一个人生的神奇故事，有助于我们面对更明朗、更真实的第二个人生，那个在我们醒来时注定展开的第二个人生。因为——至少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第二个人生就是你手上的书。因此亲爱的读者，请您凝神以待。容我对您坦承，但也请您包涵。

02 幽暗博物馆内的照片

我的母亲、父亲、长兄、祖母、叔伯姑嫂们——我们一大家子全住在同一栋五层楼房的不同楼层。在我出生前一年，家族各支系（如同许许多多的奥斯曼家族）同住一栋石造大宅。1651年，他们将石宅出租给一家私立小学，在隔壁空地盖了后来被我视为家的现代建筑，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在门面上张贴一块饰板，上面写着“帕慕克公寓”。我们住四楼，但打从脱离母亲怀抱，我便在整栋楼房里趴趴走，也记得每层楼至少有一架钢琴。在最后一位单身伯伯终于搁下报



纸去结婚后，他的新婚太太搬进她将看着窗外度过半世纪余生的一楼公寓，带了她的钢琴过来。没有人弹过这架或其他几架琴，或许这正是我觉得如此哀伤的原因。

但不只是没人弹的钢琴而已。每一间公寓里还有一个上锁的玻璃柜，柜子里陈列着没人碰过的中国瓷器、茶杯、银器、糖罐、鼻烟盒、水晶杯、玫瑰香味的水壶、餐具和香炉，虽然我偶尔在这些东西当中找地方藏小汽车。屋内有珍珠镶嵌的废弃书桌，不见头巾的头巾架，后面未藏任何东西的日式屏风和新艺术帘幕。书房里的玻璃柜内，放着我那医生伯父积尘的医学用书：打从他移民美国之后二十年来，谁也没碰过这些书。在我幼稚的想法里，这些房间的布置不是为活人，而是为死人。（每隔一段时间，某间客厅里的咖啡桌或雕花斗柜会消失不见，结果出现在另一层楼的另一间客厅。）

祖母若是觉得我们在她的银丝椅上坐没坐相，便会提醒我们注意：“坐直了！”客厅不是让你坐得舒服的地方，它是为某位假想中的访客展现这是一户西化家庭而布置的小型博物馆。斋月期间不斋戒的人，身处这些玻璃柜和毫无生气的钢琴当中，或许比盘腿坐在摆满座垫和长椅的房间里来得心安理得。虽然大家都知道西化可脱离伊斯兰的律法，却没人知道西化还有什么别的好处。因此你不仅在伊斯坦布尔的富裕人家看得见客厅博物馆，之后的五十年，土耳其全国各地的客厅都看得到这些杂乱沉闷的西方摆设。随着1970年代电视的到来，这些摆设才不再流行。一旦发现原来坐在一起观看晚间新闻如此愉快，大伙的客厅就从小型博物馆变成小型剧院——虽然你仍听说古老的家族把电视摆在中央过道上，博物馆客厅则上了锁，在假日或贵宾来访时才打开。

由于楼层间往来频繁，我们这栋现代公寓楼房里的门通常不关。哥哥开始上学后，母亲让我独自上楼，或者我们一块儿走上楼去探望